

在海外如何教好汉语？

——访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院长马西尼教授

彭莹

日前，笔者就“在海外如何教好汉语”的话题专访了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院长、著名汉学家、罗马孔子学院院长费德利科·马西尼教授。马西尼认为，语言本身并无难易之分，关键是学习者的母语和所学外语的亲疏距离。“中文对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来说，他们的零起点并不等同于欧洲等西方学员的零起点。中文对母语是西方语言的学员来说，要比日本人、韩国人和新加坡人难得多。同样，法语对意大利人比对中国人来说要更容易学。”

汉语教师如何介绍中国文化

语言和文化教学密不可分。当问到“中国汉语老师在海外教中文时该如何向当地学生介绍中国文化”，马西尼告诉笔者，在海外教汉语和在中国国内教中文完全不同。比如，对在意大利的中文学习者来说，很多人其实从未体验过中国文化。虽然从古至今，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在意大利的中文课程中，关于中国文化，意大利的中文老师给学生介绍的主要是中国古代的诗歌。此外还包括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古典哲学思想。

“另一方面，在意大利教汉语的老师介绍比较多的是有关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中意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不少有关历史上意大利名人或传教士去中国的记载，有的西方学者当时还用拉丁文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促进中西方互相了解，像利玛窦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意大利语中的一些词语也受古代汉语的影响，如seta一词就代表了丝绸的意思。”马西尼说。

基于海外汉语教学的客观现状，马西尼认为，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老师掌握好中国古典文化和与中西文化交流相关的教学内容非常重要。

哪类作品适合课堂赏析

欧洲一贯重视通过文学赏析来提升外语教学质量，在意大利也不例外。比如阿城的《棋王》、莫言的部分作品等优秀文学及影视作品，都曾在意大利的课堂上被老师采用并作为重要的赏析对象。

据马西尼介绍，针对罗马高年级中文专业的学生，老师会自编一些教材，选取文章，让学生理解并翻译。“中国学生和意大利学生坐在同一课堂里，他们之间可以形成互补型的学习模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选用有深度的中国文学作品还能同时促进中国学生和意大利学生更好地理解各自的母语，培养出色的翻译人才。”

中文水平有别教学方案不同

众所周知，词汇教学是语言教学的重要部分。在词汇教学方面有着深厚造诣的马西尼告诉笔者，以罗马大学的中文教学为例，老师们会根据学习对象的中文水平，遵循教育心理学和二语习得规律，因材施教。

据马西尼介绍，对于初级班的学生，只要求他们牢固掌握教材中出现的词汇。“在这个阶段不要扩充



不必要的词汇，避免增加学生负担。老师也不需要引入语素分析法，以免导致学生分不清词和字的区别。对于高年级学生来说，老师会指导他们尽量少用双语词典。比如，中文的“政策”和“政治”在意大利语里就是同一个词。所以，用双语词典并不解决问题。应从语素学习的角度出发，准确理解教材上出现的每个词的意思。”马西尼说。

在马西尼看来，初级班的汉语教学侧重听说技能的培养，高年级班则要加强对复杂中文文本理解力的训练。

马西尼说，罗马大学中级水平的中文学习者除了常规课程外，学校还为他们配备了一些专门领域的中文教材，通过不同的课程来教授，比如文学类的《故事中的历史》，新闻类的《报刊汉语》和科技类的《科技汉语》等。

(作者系意大利那不勒斯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来自英国谢菲尔德的托比，今年9岁，喜欢中文。他的愿望是“到中国去，看看兵马俑、长城、故宫”，中文文章能刊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学中文》版上是他今年“六一”儿童节想收到的礼物。



大家好，我叫托比，今年9岁。我住在英国的谢菲尔德，正在学习中文，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在我5岁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想给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写一封信，问问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写了200多封信，每个国家至少一封。在写每封信前，我都会和妈妈一起了解这个国家和那里的人民，以便我能问一些与他们相关的问题。给中国写信时，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想了解更多一些。

我给中国写的第一封信寄给了香港的苏威，她用中文和英文给我回了信。看着苏威写的中文，我觉得非常神奇，也非常好奇，深深地被中国的文化迷住了。

在我6岁那年的夏天，我参加了为期一周的暑期中文学校，它是由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为的是让小朋友们更多地了解中国，同时也学习一些中文。这一周我过得很开心，我很喜欢那里。我学习了中国画、剪纸、舞蹈和手工，看了视频，还学了一些中文。我学会了中文的数字、几种动物的中文名称（如狗、猫等），还学会了用中文说“我爱我妈妈”“我爱我爸爸”“我的名字叫托比”。

暑期中文学校结束后，我希望还能继续学习汉语，正好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有一个“星星中文学校”，每周六上课。于是我开始在那里正式学习汉语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难，因为所有的字我都不认识，我看着一个句子，一点都不明白每个字词的意思。但慢慢的，我知道的就多了一些。我更喜欢阅读和写作，口语对我来说还有点难，但也在进步。今年10月我就要参加国际青少年汉语水平(YCT)三级考试了。现在，我的妈妈也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我学习汉语的同时，也在继续给中国写信，想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希望未来的某一天，我可以到中国去，亲眼看看兵马俑、长城、故宫，也让我的汉语口语变得更好。我有时会在信里写一两句中文，还尝试着完全用中文写了一封信。当然，有些字我需要查字典。

自从开始给世界各国写信以来，我已经写了1000多封信。去年，这些信在英国出版成书，书名是《Dear World, How Are You?》而现在，这本书将会有中文版，名字叫《亲爱的世界，你好呀》，我非常期待读到中文版。我真的很喜欢学习中文，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和很棒的中国朋友交流，一起探索这个世界。

(寄自英国)

托比的书



我在中国学汉语

赵文斌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记录文化的工具，要想学好一门语言，不了解该语言环境下人们的文化，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语言的内在含义，不能真正了解使用该语言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学习语言可以使学习者更了解该国的文化，反过来，学习文化可以使学习者更准确地把握语言的内涵。

我在北京语言大学读硕士。在中国，我已经有6个月的学习和生活经验。其实在北京学习汉语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在这里可以提高我的汉语水平，尤其是口语。我的老师都很有经验，他们对我很好。每次上他们的课我都有很大的收获。在北语我有机会跟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一起上课，已经了解了好多国家的文化。我们在一起学了一段时间后，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在我们班有好多优秀的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朋友，他们书写汉字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我的母语文字跟汉字完全不一样，我的写字能力跟他们没法比，所以从开始我就觉得这是个挑战，我会努力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在北语我有好多中国朋友，我很喜欢他们。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一起吃饭、一起学习。这段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有很大的收获，汉语水平也提高了很多。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在中国的生活，每天都在吃中国菜。

来北京以后，我才开始感受到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在埃及时我觉得北京跟上海一样，什么地方都很现代，但是到北京之后我发现既有新建筑，也有古老的建筑。我去了几次北京的胡同，在那里我碰到了一位老北京人。他问我：“你来自哪个国家？”我答道：“我来自埃及。”他一听就觉得很好奇，然后跟我说“埃及有金字塔，有法老。埃及和中国都有很悠久的历史。”我跟他聊了一会，觉得很开心。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了解到了中国文化，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学习汉语。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下，埃及和中国之间的经济、文化等联系更加紧密，所以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文化的埃及人也越来越多，我也要继续努力。



赵文斌
目前在北京语言大学读硕士。他在中国已经有6个月的学习和生活经验。



百余国学子感受『世界脉动』

本报电 日前，北京语言大学第十四届世界文化节游园会暨校园开放日活动开幕。50余位驻华使馆嘉宾、社会各界人士与来自106个国家和地区的北语青年学子，共同感受“世界脉动”。

开幕日上午，等候在学校东门的嘉年华队伍列队游行。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们身着样式各异的传统服饰，在梧桐大道上展示着本民族的

多彩文化。本届游园会还提供文化节的专属“护照”，可供游客在每个国家的展位盖章纪念。

据悉，北京语言大学一直秉承多元、平等、包容的理念，共有14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来这里学习。10多年来，作为该校一年一度的文化交流活动，世界文化节游园会的参展国家由20多个发展到100多个。

(张玲)

故乡的音 故乡的路

孙建国



孙建国近影

感，都来源于我童年成长的道路，来源于大洋彼岸我的故乡。

我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一个普通的村子里，家里有5个孩子，我是老大。上个世纪60年代的山村，贫瘠得只有满山满眼的泥土。如果说我最先接受到的教育，那一定是来自于我的父母。我的父亲从不奉行“棍棒出孝子”，甚至从未训斥过我。在我的记忆中，他很温和，大家都称呼他“好人”。记得每次去外婆家，田间的小路要走1个多小时。多少次，要过没有桥的河道和泥泞的小道时，他就把我扛在肩膀上。上小学以后，无论他到哪儿，除草种地、煤场拉煤、上山拉石块，他都带着我。在他肩头看着他走过的路，听着他和乡亲们讲过的话。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印在了我的心底。后来的我变成了他的影子，跟随着他步入成长的路上。

上高中后，因为离家太远必须住校。那时候每个人都从家里带一床被子，刺骨的风就在宿舍里呼呼地来回刮着。到了冬天根本不够抵御四面八方阴冷潮湿的寒气。大家就想出了办法：把床铺合并起来，两个人在一起睡，相互取暖。还记得我是和后来成为了诗人的海子睡一个被窝的。总之就那样度过了几个冬天。

高中毕业后，我运气不错考上了北大。从乡下到北大燕园感觉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首先是口音难改。刚刚入学英语课，老师让我们每个学生站起

来读26个英文字母。结果老师指出，我大部分字母的发音都是错的，为此我发誓要好好练口语。当时想买一个收音机学英语，可是没有钱，只好从每月补助的生活费里省。每顿饭就只买两份钱的咸菜，说是咸菜其实就是一片腌萝卜。为了不让别的同学看见尴尬，我就把买来的一片咸萝卜往馒头中间一夹，独自从食堂走向宿舍，一路上边走边吃，就这样过了两个月终于攒够了钱，买了一个19元人民币的收音机。大学毕业我到中科院读研究生，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也申请到了中科院青年科学家基金。后来还主导成立了青年科学家俱乐部，常请外边的专家来讲课、进行交流。

在我看来，教育极为重要。尤其是我们那一代人，践行了教育改变命运这一说法。如果没有父亲撑起一家的生活负担，顶着压力没让我辍学回家种地挣工分，如果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到美国之后，很多亲戚朋友向我咨询各种留学问题。听到乡音的我倍感亲切，也去帮忙。但就在几年前，请我帮忙咨询高中留学的朋友开始慢慢变多，而我发现很多情况已经爱莫能助。于是就建立威斯康星国际学院和大芝加哥国际学院，来帮助小留学生解决低龄留学中遇到的生活、学业、文化融入等问题。很多人无法理解我的选择：这份工作非常繁琐，同时责任重大，艰难难以道尽。但是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在孩子

们成长的关键时期，通过我和团队的工作，能够帮助和影响许多孩子和家庭，成就感也并非其他工作所能比拟。

这次参加美国Elmbrook学区董事的选举也是这样，本意是想要凭借我已有的一些经验去服务、帮助更多的人，其次也是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更加了解美国的公立教育体系，以便融入我们东方教育中优秀的价值观和教育理念。

到这里，我想，我在教育事业上的热情和不计成本的投入都有了合理的解答：是我的父母，我的故乡，我所成长的那个时代和我自己的努力与坚持，共同造就了一个现在的我。在故乡的那些日子，是生活给予我的礼物与财富，让我即使在多年以后，在异国他乡，也依然有着自己的信仰，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业。不禁想起，刚来美国时，英语还说不纯正。经过这些年在海内外的闯荡，早就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和随时英语、普通话、家乡话相互转换的本事。而有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出来再久，一有机会我还是愿意讲家乡话，想念家乡了吧。

(寄自美国)

